

玉 观音 音

黄昏时，阳光照进着街边美丽的
小巷，穿过草坪向干净的马路
延伸。

海岩 著
作家出版社



A Figure of Buddha Guanyin by Jade

无边时雨 原是照佛菩萨的树林与身体，
细腻与穿过菩提洞子时的马驹，打在一粒华严的法
2011年

玉观音

作家出版社
海岩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观音/海岩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10
(海岩电视小说系列; 5)

ISBN 7-5063-1979-9

I. 玉…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232 号

玉观音

作者: 海 岩

责任编辑: 袁 敏

装帧设计: 梁毅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net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80 千

印张: 21.5

插页: 3

印数: 49001-54000

版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7 次印刷

ISBN 7-5063-1979-9/I·1963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佛教里有四个菩萨，象征四种理想的人格，即：
悲、智、行、愿。

象征愿力的，是地藏王菩萨；象征实践的，是普贤菩萨；象征智慧的，是文殊师利菩萨；象征慈悲的，就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什么叫慈悲呢？按佛教经典的原意：慈，即是“予乐”。悲，即是“拔苦”。拔除众生的痛苦，给众生以快乐，就是慈悲。

观世音菩萨到了中国，在外形上被人塑造为女相，这大概反映了中国人对“慈悲”的理解；端庄安详洁净美丽的观世音菩萨端坐于盛开的莲花之上，似乎就代表了一切母性的崇高、伟大、温和、柔软、善良、怜悯和无处不在的爱心。

题 记

第
一
集

美国，洛杉矶。白天。

天空晴朗，阳光照耀着街边的树林与草坪，一辆轿车穿过草坪间干净的马路，停在一幢华丽的大房子门前，一对华人夫妇手提礼品，走出汽车，走进这幢花园豪宅。

这幢豪宅是华人富商王有诚的家，客厅里的台子上和地毯上，已经堆了不少礼品，两位佣人正在登记造册，嘴里核对着礼品的名称和送礼人的身份。

王有诚的太太满脸笑容地迎出来，与来访的华人夫妇热情寒暄。

王太太：“哟，朱老板，朱太太，怎么要亲自来呀，不是说好让贝贝和她 lover 过去看你们吗。真是不好意思。”

客人被一路迎进去，女客问：“贝贝呢？”

王太太：“我们给她订做的婚纱刚刚那家店给送来了，正在试呢。”

王有诚女儿贝贝的化妆室。白天。

贝贝正在试穿婚纱，从小把贝贝带大的菲律宾保姆玛瑞斯太太和两位婚纱店的设计师，正在贝贝身边上下左右地忙碌着。

玛瑞斯看着镜子里的贝贝，夸张地赞叹着：“噢，贝贝，你太漂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这么漂亮的新娘子。”

贝贝在镜中左顾右盼，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的笑容。一个设计师蹲在地上整理裙子的下摆，另一个在贝贝的头上插着花饰。

书房。白天。

王太太和来访的朱老板夫妇在书房的沙发上刚刚落座，朱老板随意的样子看上去像是王家的常客。这间书房的装饰中西合璧，古朴高贵，书架和条案上摆着许多镶着精美镜框的家庭照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出王家历史上的人丁鼎盛和一派幸福。

王太太：“有诚本来是要等你们的，刚刚被公司里的人叫走了，这几天有几个德国的客户在这边。咳，生意上的事，他也很烦的。”

朱老板：“我知道，有诚很忙，还是生意要紧。呃，贝贝的男朋友是大陆那边来的吧，是学什么专业的？我将来一定能帮有诚做些事的。”

王太太：“听说人也很漂亮。贝贝眼光很高的，挑的一定是个帅哥啊。”

王太太笑笑说：“还可以吧。”她对一位端茶上来的佣人说：“你去把杨先生请过来。”然后转脸又对朱老板夫妇说：“人嘛，还体面，就是太沉默了一点，来美国两个多月了，可能还没有习惯吧。”

朱老板：“不是说，和贝贝认识两年多了么。”

王太太：“那倒是，不过这个男孩子一直在中国大陆，从来没出过远门，没见过太大世面，礼节上有不周到的地方，你们不要计较就好了。”

朱老板夫妇：“哪里会……”

书房外。白天。

一只手缓缓推开书房的门，从这里可以看到贝贝母亲王太太和来访的朱老板夫妇正在书房里交谈。书房门声的响动使他们的目光一齐向门口投射过来。

王太太：“哦，这就是贝贝的 lover，叫杨瑞。杨瑞，你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朱老板、朱太太，都是看着贝贝长大的。”

有些拘谨地站在书房门口的杨瑞向两位客人微微点头行礼：“朱老板，朱太太。”

朱老板笑道：“啊，果然一表人才。”

这时电话响了，王太太接起来：“啊，好，请接过来。”电话接过来之后，王太太通话的口气变得亲热起来：“姑妈，有诚去公司了，我们本来说好明天叫贝贝带他过去的，对呀……你等等……”

王太太对朱老板夫妇做个抱歉的表情：“对不起，”然后招呼杨瑞过来，“杨瑞，你来和姑奶奶说几句话，你说明天就去看她。她刚从温哥华过来的。”

杨瑞接过电话，有几分呆板地叫了声：“姑奶奶……”就被电话那一端姑奶奶兴奋的声音接过去了，姑奶奶不知说了些什么，杨瑞腼腆地笑笑，点头应承着：“对……是的，哦，还没有……”

一位雇员模样的男人走进来，对王太太说：“婚纱店的设计师要走了，他们问你还要不要去看一眼。另外，公司里刚刚来了电话，教堂已经订好了，就是按我们定的日子，上午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唱诗班也请了最好的……”

王太太正要说什么，见杨瑞要把电话交给她，便挥挥手对那雇员说：“婚纱你请玛瑞斯看一下就好，你替我去谢谢设计师。”

雇员走了，王太太接了杨瑞手上的电话，和姑奶奶寒暄了一阵，才挂掉电话，转脸继续应酬朱老板夫妇。

朱太太问：“日子定了么？可不要忘了通知我们，还有凯瑞和家华，他们也要赶过来的。”

王太太答：“噢，太谢谢了。今天刚刚把外面那些亲

戚朋友的请帖发出去，住得近的明天也会发出去。哦，我们不如去看看贝贝的婚纱！”

贝贝的姑姑家——一幢白色的别墅。白天。

贝贝的姑姑、姑父和刚从温哥华赶来的姑奶奶一同把贝贝和杨瑞送出门口。

贝贝和姑姑一家逐个拥抱。杨瑞和贝贝的姑父握手并向姑姑、姑奶奶示意告别。

贝贝：“再见，再见姑奶奶！”

她和杨瑞发动汽车，驶离别墅。

公路。白天。

贝贝驾车在公路上疾驰，两边风景如画。

贝贝看一眼凝目窗外表情沉闷的杨瑞，犹豫一下，问道：“怎么了，你好像不高兴？”

杨瑞闷闷地说：“没有。”

贝贝又歪头看他：“你好像没兴趣跟我说话？”

杨瑞：“没有，我这几天没睡好，头有点晕。”

贝贝：“啊，正好前边有家商店，里边有卖治头晕的药，蛮灵的。”

商店。白天。

贝贝在一个柜台前买药，杨瑞在图书影碟的货架前无聊地浏览。突然，他的目光像被什么东西猛地击了一下，定住了。

他看到货架上摆着一盘华语歌曲的CD唱碟，那是陈晓东的《比我幸福》。

闪回：数月前北京的一家商店里，杨瑞正在购买一张《比我幸福》的CD唱碟……

贝贝家，杨瑞的房间里。白天。

唱碟被放进碟机里，《比我幸福》的音乐如水般流淌出来：

.....

此刻与你相拥，
也算有始有终，
祝福有许多种，
心痛却尽在不言中。

.....

杨瑞站在窗前，凝视窗外。贝贝走进来，疑惑地看着他沉思的背影。

贝贝：“这首歌……那么好听吗？你干什么总要听它？”

杨瑞没有回头，贝贝走近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还有一个礼拜，就要举行咱们的婚礼了，你高兴吗？”

杨瑞愣了片刻，用一只手把贝贝揽在怀里，心事重重地说了句：“高兴。”

贝贝仰脸看他，说：“你是不是累了？你有点不开心。”

杨瑞：“不，没有。”

贝贝：“你肯定是累了，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太多了，大家都想见见你，都想看看我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不如我们躲开这里，我们出去，下周再回来。你喜欢去哪里？拉斯维加斯？想去赌赌你的手气吗？或者我们干脆走远一点，去夏威夷怎么样？找一个安静的海滩，就我们两个人……”

杨瑞看着贝贝，良久，微微点头：“好。”

贝贝的卧室。晚上。

保姆玛瑞斯太太帮着贝贝手忙脚乱地整理好皮箱，拉上拉锁，然后提着皮箱，在贝贝一连声的催促下走出房间。

客厅。晚上。

贝贝和父母道别，父母疼爱地叮嘱着她。

父亲：“还是住凯悦吧，你不是要安静吗，房间老马已经帮你们订好了。”

母亲：“下周三以前你们一定要回来，婚礼以前还有很多事要做的。”

贝贝行色匆匆跑出门去：“我知道。”

贝贝家门外。晚上。

玛瑞斯帮杨瑞把皮箱装上汽车，唠唠叨叨地说道：“小子，你得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杨瑞面无表情地问道：“就因为我要娶了你们的贝贝？”

玛瑞斯理直气壮地抬高声调：“对！因为你娶了贝贝！因为你用不了多久就要到移民官那里去唱卡拉OK了！”

杨瑞没听懂地：“移民官？唱卡拉OK？”

玛瑞斯：“笨蛋！就是到移民局去唱美国的国歌呀，就当它是唱卡拉OK好啦。我来这边二十年了才拿到了这个身份，可你只要在这边住上半年，移民局就会通知你去唱歌了，因为你娶了一位美国公民做了太太！”

其实杨瑞明明知道，这是这里的每个外国移民都梦寐以求的归宿，但他故意无动于衷地说道：“当美国公民又有什么好！”

玛瑞斯太太夸张地叫起来：“当然好啦。美国，多好的地方！美国对自己的公民很偏心的，很袒护的，法律呀、福利呀，每一样每一样，都很照顾的。”

杨瑞淡淡地说：“好啊，唱一遍星条旗永不落就能拿美国护照了，拿了美国护照就能享受美国的照顾了，我当然没意见。”

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关上汽车后备箱的盖子。

玛瑞斯太太认真负责地说：“还有啊，不是单单唱歌的，移民官还要问你一些话呢，不过也很好答的。他会问你：喜欢这个国家吗？你就答：喜欢，当然喜欢啦，这是多么伟大的国家。他再问你：愿意为这个国家做贡献吗？你就答：噢！尽我所能吧。总之他问你什么你答什么，然后就可以宣誓啦，唱歌啦，唱完歌你就是一个美国公民啦！”

贝贝早已跑出屋子，钻进汽车。司机把车发动起来。

玛瑞斯太太一边帮杨瑞拉开车门，一边喋喋不休地教导着他。

汽车开走了，玛瑞斯望着汽车的后尘，喊道：“开心地玩儿吧！”

机场。晚上。

一架大型客机轰鸣着升上星光闪烁的夜空。

夏威夷。清晨。

海滨酒店一间面向大海的房间里，贝贝正在床上熟睡。

阳台上，杨瑞凭栏远眺，大海静静的，太阳尚未跳出遥远的海平线。昨夜朦胧而纷乱的梦境在他脑海中一掠而过……

梦境闪回：

欢闹跳跃的少男少女……

节奏单调词语不清的阵阵歌声……

彩旗般艳丽而飘动的衣裙……

刺目的阳光……

阳光中弥漫着的晶莹的水雾……

梦境一闪而过，杨瑞抬头，火红的太阳燃烧抖动着，跃出夏威夷的海面，杨瑞的脸被朝阳染得像海面一样通红通红。

刚刚起床的贝贝悄悄出现在杨瑞的身后，她从身后轻轻抱住杨瑞。

贝贝：“你怎么又起这么早？”

杨瑞：“噢，睡不着。”

贝贝：“我们去游泳？”

杨瑞勉强地笑了一下：“你去吧，我今天不舒服。”

酒店的露天泳池。白天。

贝贝从水中游向岸边，她走上岸，从沙滩椅上拿起浴巾，一边擦头发一边向她所住房间的阳台看去。杨瑞已经不见了。

酒店客房。白天。

贝贝穿着浴衣走进房间，她看见杨瑞一动不动地蒙头躺在床上。

贝贝若有所思。

露天餐厅。晚上。

餐厅里客人不多，穿热带服装的服务生笑容殷勤，步履轻捷，贝贝和杨瑞面对面地吃着晚饭。杨瑞依然情绪低

沉，少言寡语。远处，涛声阵阵。近前，烛光幽幽。跳动的烛光浓缩进贝贝那双疑惑而又气恼的眼眸。

贝贝问：“你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杨瑞抬了头，透过烛火看她。他说：“我想回去，回中国去。”

贝贝半天没有答话，她当然听出来了，杨瑞的语气，神情，显然告诉她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她还是镇定了自己：“你想你老爸了？好啊，我陪你一起回去。”

杨瑞低了下头，像犯了罪一样：“贝贝，我心情很乱，我不想这么急就结婚。我们都还年轻。”

贝贝沉默下来，她肯定明白了他的意思。她没有一句追问、一句谴责，她从餐桌前站起，一个人离开了，她说：“你和我父母去说吧。”

夏威夷至洛杉矶的航线上。白天。

飞机机舱里，空中小姐推着饮料车缓缓穿过甬道。

贝贝和杨瑞坐在座椅上，谁也不和谁说话。

洛杉矶，贝贝家的书房里。白天。

杨瑞低着头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他的对面，坐着贝贝的父母。

贝贝的父亲说：“好，你不愿意现在结婚的想法我们表示尊重，只不过，这个想法你应该早说。作为一个男人，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对你的决定，对和你有关系的其他人，负起责任来。”

贝贝父亲的态度是强硬的，甚至可以说，是愤怒的。他说完便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出了房门。

贝贝的母亲没有走，依然和杨瑞面对面地坐着。杨瑞低着头但能感觉到她的目光，那一向温和的目光里充满了

疑惑和责备。

她问：“能告诉我原因吗？”

杨瑞回答不出。

她再问：“你其实不爱贝贝，是吗？”

杨瑞把头更深地垂下，无颜正视这位母亲，他说：“原谅我，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人，她离开了我，我想回去找她。”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贝贝来美国？”

杨瑞无言以对。

贝贝的母亲也站了起来，她说：“你伤害了贝贝，杨先生，你伤害了我们全家，你应该对你的行为感到羞愧！”

她说完走出了书房，书房的门砰地一声关住了。

杨瑞的头依然低垂着。

贝贝家的走廊。白天。

贝贝的母亲穿过走廊，向一位佣人问道：“贝贝呢？”

佣人：“开车走了。会不会是去山上去了？”

贝贝母亲：“她一个人走的？”

佣人：“玛瑞斯应该跟她在一起。”

贝贝家在山上的一间木屋。白天。

贝贝在木屋后的花园里，用锄草机在锄草，玛瑞斯跟在她身后大声地唠叨：“……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怎么敢对你这样！上帝啊，他真是疯了！我这就回去找他，我要跟他说，你错了，你大错特错了，你必须、立刻、马上到山上去，把贝贝接回去，向她道歉！我会告诉他，我会让他了解，让他知道，我们贝贝，是全美国全世界最好最棒

的女孩儿……”

贝贝的锄草机戛然停住，贝贝发着愣，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早猜到了，他心里，一直装着另一个女人！”

洛杉矶机场。白天。

一架飞机轰鸣着升上蓝天。

飞机在空中飞行，机身下的白云万顷。

机舱里，空中小姐正把入境登记单分发给每位乘客。

杨瑞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他接过空中小姐递来的一张入境登记单。

时光突然回到了六年前，在北京一个高考的考场里，监考的教师正在分发考卷。

应考的高中毕业生杨瑞接过一张考卷。这时他听到坐在他身后的一个胖胖的女孩子不知为什么发出了啜泣的声音。他回头，惊异地看到那女孩已经满脸是泪。

一位监考老师走过来，问：“怎么了？”

女孩抽泣着：“我，我，我没带笔……”

老师：“你再找找，你是不是带了，忘了放在哪儿了？你别紧张，再好好找找……”

女孩：“我，我找了，没有……”

杨瑞回身，把自己的一支备份钢笔递了过去，女孩一下愣了。

女孩：“那，那你用什么？”

杨瑞：“我带了一支备份的。”

老师笑笑：“好，谢谢这位同学。”

女孩擦泪，也笑了：“谢谢，谢谢你！”